

# 澳華新文苑

## 第1091期

偶然與失去聯繫幾十年的吳老師加上微信時，我的心高興得直發顫。而當吳老師告訴我，他的全家為他慶祝生日要預訂一個郵輪假日，他選的航程是來悉尼，並約我在郵輪停泊的環形碼頭見，這讓我興奮得幾乎徹夜難眠。

## 相約在環形碼頭

西貝

或許我們每個人的一生都會有一位最難忘最崇拜的老師，無論相隔多少流連的光陰，無論其他記憶變得怎樣支離破碎，而他或她總是清晰地映在往昔透明的空間裡：那懵懂時代曾經像燈塔一樣散發著希望和鼓舞的光芒，溫暖地照亮我們、給我們指引方向、令我們崇拜得無以復加的偶像！即使幾十年過去了，那個像從記憶的灰塵中走出，不僅沒有因歲月的漫長而模糊，反而因受到想像力的滋養而增加了一圈神秘的光環。甚至當我們老了，心底也珍藏著那偶像崇拜式的依戀。吳老師正是這樣一位我最難忘的老師。

悉尼的環形碼頭(Circular Quay)被潔白的歌劇院、碧綠的植物園、雄偉的悉尼大橋及岩石區古老或現代的各種斑斕色彩圍成，是悉尼老城區最活色生香的地方，那裡的咖啡館、餐館及酒吧的桌椅日夜擺在露天，街頭的音樂在咖啡和葡萄酒的香氣中回旋。依我看，悉尼環形碼頭稱得上是全世界最美的碼頭，它彙集了全世界的藍和絢爛。我無數遍地想像著，隔著碼頭上雕花的綠色鐵欄杆，隔著清澈得好像藍寶石的海面，我向駛來的輪船揮手，如同當年隔著鐵欄杆的院牆，我向走近的吳老師揮手一樣……

他是我的語文老師和班主任。那年我12歲，父親恢復工作，全家從下放的農村返回津城。記得我第一次走進新學校時，感覺就像走進了小說裡的貴族學校，第一眼看到吳老師，感覺他就像電影明星孫道臨。學校裡的女生都十分洋氣，男生都白白淨淨，而我那時曬得黑黑的，滿口鄉下口音，班裡同學給我起外號叫“小侏子”“黑瑪麗”等等。只有吳老師對我另眼相看，他常在課堂上稱贊我的作文，讓我誠惶誠恐。

在微信裡，我請求吳老師發一張全家福的照片給我，但他說“等環形碼頭見！”這讓相約環形碼頭的期待顯得越發漫長。我曾參照孫道臨晚年的照片猜測吳老師現在的樣子，但我更願意想像吳老師還像從前一樣年輕。記得在鄉下的露天廣場放映孫道臨主演的《永不消逝的電波》，當時最打動我的不是他扮演的地下黨的英雄形象，而是他一舉一動中流露出的儒雅善良，這正是吳老師酷似孫道臨的地方。

如今吳老師住在加拿大，他給我發過一些奇美的雪景照片，但說冬天鏟雪是很艱巨的任務。他十分向往四季如春的悉尼，他說“非常期待澳洲之旅！”他還對我說：“期待在悉尼得到你的簽名詩集！當初我讀你的作文

就看出你有才氣，果然我沒看錯。可那時你缺少自信，你還記得嗎？”我怎能不記得？記憶最深的是剛轉入城裡學校，就趕上學農勞動，我和一些女生被安排睡在一間農舍的土炕上。記得那天我把背包放在炕頭，拿出一本書，邊讀邊聽著那些女同學吵吵嚷嚷、推推搡搡，她們誰都不肯睡在我旁邊，怕我頭上有虱子。班主任吳老師進來問發生了什麼事，然後他走過來問我：“你讀的什麼書？”這句話讓我在窘迫不堪的困境中一下子得到了某種解脫，我把書的封面亮給他看，是《魯濱遜漂流記》。

吳老師拿起我的背包讓我跟他走，並對那些女生說：“同學們，大家要與人為善！”他把我的背包放到一個女教師的炕邊對她解釋我的情況，我對女老師說：“我頭上沒有虱子。”這時我看到吳老師低下了頭，就和電影裡的孫道臨在難過時低下頭一模一樣。

記得有一句名言說：憐憫之心，是一個人靈魂最深處的善。吳老師的目光裡，正是充滿了那樣的善。回想起來，雖然我是世界上最膽小自卑的人，但受吳老師的鼓舞，我那時甚至有過想當數學家、文學家、天文學家等等不知天高地厚的夢想。我小時貧血多病，有些自閉，很難想像如果沒有遇到吳老師，我會成長為一個有著怎樣更大性格缺陷的人。

其實那些日子我讀著《魯濱遜漂流記》，想像自己在一個荒島上，雖然孤單，但也不怎麼難過，那些同學後來又給我起了個外號叫“假(賈)濱遜”。和吳老師聯上微信時，他發給我的第一個信息竟是：“賈濱遜漂流到哪裡了？”而且他居然還記得我那時讀過的很多書，讓我又吃驚又感動。

全要感謝回城時我家被安排住在天津文史館的一個樓裡，因為原來的住房被市政府收走了。在那個書籍貧乏的年代，父親能從當時被封的文史館書庫借很多小說回家，那時姐姐作為知青還留在農村，妹妹年幼，而我和弟弟算是飽餐了文學的盛宴。課間休息我就拿出那些書來讀，盡管我在班上沒有朋友，但我依然感到世界是那樣的友好，因為吳老師常和我談論那些書，他的見解每每都宛如給我打開智慧的天窗。

在悉尼，我的好友華青竟那麼幸運地發現她最崇拜的老師恰恰也住在悉尼！昔日的師生，如今是最好的朋友，



■2016年9月12日，南澳出版基金為西貝榮獲贊助詩集《靜守百年》舉行新書發佈會。這是會後部分與會者合照（西貝前坐右四）。（未完）

《何與懷詩評集》是本吸引人的理論好書，我得益較晚但仍慶幸！要不是忙於年節瑣事與翻整自己的“抽屜”，大概會一口氣讀完的。此書好在哪儿？何丹尼等諸君的序與跋，已在學術成就方面作全面、獨到的評價與激賞，不用重複。這裡只說幾句家常話兒，談點自己的粗淺感覺。

這本書，像顆明珠，不論放在象牙之塔還是民間凡塵，都會閃光發亮，都可觀賞與觸摸。書名明標為“詩評集”，自然是評論詩歌的，但並不只限於“專門”的評詩，同時也評詩人、評時局、評政治。它跳出經院文論的概念邏輯遊戲，以常人常語，訴說事物，娓娓道來，親切有味，讀時不累不囁，就像欣賞精彩的報告文學。這是我初讀的第一印像。

是，不同於學究式論文的玄虛、肅穆、呆板，這本書完全突破了體裁的限制。它多角度、有介紹，有評說，有描摹，靈活生動，多層次多角度地展示所評對象，由詩歌而及人事，寫得有理有骨，凸顯真善美。語言運用隨情感變化而變化，常現醒目警句，也有帶情的詩語。至理至情，格外動人。

“鮮明其人”，是何君下筆的一個著力點。大體沿著三條途徑：首先當然是評詩作，評出詩的藝術意境，也評出詩人的思想境界；其次是介紹相關的故事，有詩人誕生時日地點，有經歷事件過程，從現實生活場景，直至酸甜苦辣的心理感受，盡量立體、全方位地予以描述；再是兼及詩人結交的友朋，以他們的氣質品格，映襯詩人的形象。技法嫺熟，運作裕如，使評論文章兼具了報告文學繪聲繪影的形象特色。

本書命筆隨意親切，語言運用尤其突出。情理相承，理中顯情，說到動情處，直接用上詩的語言。如評說孟芳竹的《把相思打開》有這麼一段形象化的類比：“她唯美的詩，像評論家所說，如雨後閃亮繁星，如出岫飄逸山霧，如春寒迎風新枝，美得令人意外，美得令人悸動，纏綿婉約的詩句傾訴未寄的相思與惆悵，也有風鈴搖曳般的美好和祝福……”這篇長文的第二章節，整個

兒簡直就是一首完美的散文詩（評映雪的第五段即結束語也一樣）。見文末所附的《後記》，說孟芳竹曾私下致信何老師，稱其評論：“我都不敢多看，看了會心痛，也許我們都是內心太柔軟的人吧。”我看“心痛”除“內心太柔軟”之外，點中作者未曾想到的“心是穴”，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有學者曾指出，閱讀與評說別人的作品，其實也是“參與創作的過程”，因為投入了讀者自己的經情感受與體悟。能站在比作者的更高處進行評說，當然會倍受作者的歡迎與感戴。情理兼具，理性與感性的雙豐收，是此書的突出成功。

何與懷君有本記載真人真事的報告文學《北望長天》，令人讀時愛不釋手。那麼多真切生動的細節，真難為他了。資料從何而來的呢？我曾猜想，渠道可能有三條：一是他與書中人物是心相連，意相通的，而且曾經與他們或

## 至情至理，親切動人

黃冠英

者他們的親屬有所接觸，近距離地感受了他們的風采；二是赤誠的愛國者、活躍的社會活動家，經常穿行在祖國內陸、港臺地區乃至華人聚居的五湖四海間，朋友遍天下；三是得益於網絡世界的興起與發達，四方傳聲，八面來聞……這是別人難以同時齊備的條件。這本《詩評集》資料之翔實、內容之豐富、故事之生動、評說之精彩，堪與《北望長天》相媲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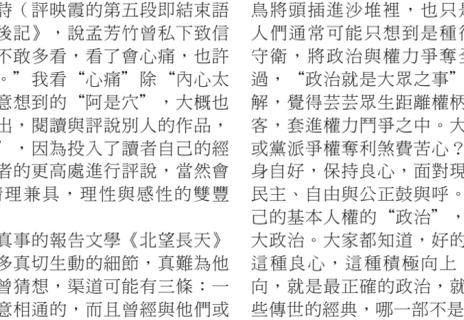
本書的結構也有值得一提的特色。點看目錄可知，全書共評述21位詩人，最短是評麥琪，長文也有6頁，其它的大多為字左右或更長。長文部分割成若干章節即大的段落，並列為一二三……的順序數目，有的還加“前言”或附“後記”、“說明”，標明或暗示著作者的思路指向。最長的是評述西貝，共用50頁，分10個序數並各加相應的小標題。我覺得這就更具錦上添花了，讓人閱讀數萬字的長文時，能夠心中清醒，不昏不煩不累。汪洋恣肆，揮灑自如是何君的一向行文特點。而為章節加序又有小標題，眉目清爽，讀來似有渴飲甘露，滴滴到心的舒爽之感。

我還注意到，此書是由澳華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社址似乎不在大陸，然而它以簡體漢字印出，此舉也頗為明智，能方便大陸讀者的閱讀，因為那裡還有不少禁忌，更需要詩意的傳送，此類書籍帶去新鮮的清風，會有更大的社會意義。

這本詩評集有報告文學的風味，其思想性也極強，又可視之為政論。文學精品當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高度融合，才能讓讀者在輕鬆的藝術欣賞之中，同時感受心靈的震撼，得到思想的提高。不迴避政治，直抵靈魂深處，是本書的另一特色。

鑒於極左的危害餘孽未消，在大陸甚至海外華人，隨處可聞“莫談政治”、“莫談國事”的告誡口號。我卻總以為其實這是辦不到也不應該提倡的。因為人人無不都生活的政治環境之中，都會受到環境的熏陶（說難聽點即“洗腦”），因此都有各自的政思想傾向，而且都會有意無意、或明或暗地表露出來，這也是必然的。即便有人想學鸵鳥將頭插進沙堆裡，這也是自欺欺人。提起政治話題，人們通常可能只想到是種行業，職業，事關政權攻擊與守衛，將政治與權力爭奪等全等起來。孫中山先生卻曾說過，“政治就是大眾之事”！我認同並欣賞這種廣義的理解，覺得芸芸眾生距離權柄其實很遠，沒必要自我充當政客，套進權力鬥爭之中。大家何必為某些野心家的小集團或黨派爭權奪利煞費苦心？老百姓的“政治”，是只需潔身自好，保持良心，面對現實，態度客觀，實事求是地為民主、自由與公正鼓與呼。這便是維護廣大民眾也包括自己的基本人權的“政治”，便是事關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大政治。大家都知道，好的詩歌與文學作品是有靈魂的。這種良心，這種積極向上、可以推動社會進步的思想傾向，就是最正確的政治，就是作品靈魂的主要因素。那些傳世的經典，哪一部不是如此？（未完）

## 《何與懷詩評集》封面



## 朝前走的時候

步子 寬著  
皎潔的光  
荊棘  
直屬  
高永的綠

有趣的容顏  
時而綻放  
時而會輕撫 兩點

情懷中 飛揚  
無論 繞了  
多少彎  
步子 總寬著  
皎潔的光

驚 異  
你的眼眸  
映出我驚異的樣子  
眨一眨

不斷地放大  
眸子  
幻化成一枚  
印章  
篆刻著  
女媧的初心  
與我的驚異

滿江紅  
塵 埃  
難血滿滿，泱泱眾生。  
一部電影燃燒了一堆枯藤。  
精忠報國，死做鬼雄。  
一段歷史擊活了義和團的魂靈。  
這一場八百年前的戰馬擄殺，  
血灑南北西東。

順著歲月的紋絡，  
趕赴一場遠古的約定。  
多少愛恨情愁隨煙，  
多少家國情懷隨風。  
為一主報國，  
為一姓盡忠，  
悲兮，恨兮，憫兮，  
血熱無淚《滿江紅》。

歐文待旦揚善龍，  
殺戮復仇望開劫。  
成王敗寇，

一場笑談，一場舊夢。  
萬古長空，滿山落葉。  
幾人知，請康爾未雪。  
幾人知，怒發衝冠情朝廷。  
長城昏君無能，  
聽信了謠言，  
煙滅麟舉十年功。

一聲嘆息，  
忠勇佞臣都為奴，  
朝代更迭，  
“還我河山”我是誰？  
一代豪傑，  
為君復仇一場空。

野蠻戰勝野蠻，  
得到的還是枷鎖。  
文明戰勝野蠻，  
得到的是自由的天空。  
跪著的，  
誰來判其為罪人，  
站著的，

在悉尼南部Jervis Bay  
的南岸，有個著名的Hyams  
Beach，也叫白沙灘，我們到  
達那裡時，正是一個上好的晴天。站在高處，看那海灘，  
遠處的海水將瑰麗的深藍色一直推向岸邊，並逐漸演變成了  
翠綠的波紋，再生出一線線白色的浪花拍打到岸上，和  
那耀耀的白沙灘溶在一處，錦帶一樣的沙灘外側則被望  
不到邊的暗綠色叢林圍繞。天公像是在這安放了一個巨型  
光譜，隨著太陽的朝夕沉浮，月亮的陰晴圓缺，變幻著色  
澤，演繹著多彩的夢。我們奔向海灘，將雙腳埋進沙堆，  
伸手撫摸那細細的白沙，就像是在撫摸一隻品種名貴的寵  
物，迎著海風，心旌蕩漾。

就在這壯闊的美景之外，本為哲人的天公沒有忽略為  
人們奉上另一種奇觀——岩洞。在Jervis Bay，就有一個  
有名的Gosang's Tunnel，那裡也是我們此行的目的地之  
一，期望著它會帶給我們一番不一樣的經歷。

驅車開到了一條土路的盡頭，我們開始徒步跋涉。  
那時罕見的雨季剛過，小路上滿是積水，有時需要攀  
援著路旁的灌木，歪著身子，輕踏腳下不穩的枝杈，不  
至於掉入水中而得以通過。行了半响，又過了一座木橋，  
終於到達了目的地，卻發現原來只是一處低矮的洞口。看  
看周圍，那布滿泥濘的來路，眼前的矮洞及其上面高聳的  
山體，還有滿身的疲憊，全然不似置身白沙灘時的清爽愉  
悅，心中不免生出一絲失望的陰翳。忽然，從那洞口中鑽  
出人來，並且一個接一個，竟有十幾個之多。正詫異間，  
身後來了幾位年輕男女，他們見不再有人從洞中出來，  
便彎下身子，像貓一樣逐次鑽進了那黑暗的洞穴。我們  
見狀，也不再耽擱，拽緊身上的背包，跟著年輕人進了洞  
穴，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只能兩  
手著地，近乎於爬行，有的地方  
隧道非常窄小，僅能容得一人通  
過。抬眼看看前方，只是黑黢黢  
的一片。

我此時有了一種奇妙的幻  
覺，身體有些不由自主，像是被  
什麼吸著，匍匐前行，腦海裡猛  
然浮現出傳說中的黑洞。人類是  
懼怕黑暗、渴望光明的，幸運的  
是目前已知最快的速度是光速，  
它可以在廣闊的空間穿行往來，  
照亮宇宙的任何角落，它似乎總  
是能夠打敗黑暗，直到遇到了它的  
天敵——黑洞，這個恐怖  
的存在所掌握的宇宙法則恰恰是  
黑暗可以戰勝光明，它蘊藏著無  
限的能量，會將自己周圍的一切物  
質吸入其中，任何形式的能量波都  
無所遁形，連光也無法逃脫。

剛才還一片晴朗，現在卻置身於  
無邊的黑暗，難道光明真的被吸走  
了？還聽說因為黑洞的存在，造  
就了另外一端的宇宙，它是一種  
管道的連結，串通了兩個不同的  
宇宙。那麼我的前方，將是何情  
形，莫非有個元宇宙不成？

忽然，前方似乎射來一線光明，  
影影綽綽地蠕動著的一些身軀  
在我前面晃動。不一會兒，那身軀  
越來越大，光明越發的廣闊。我  
們終於來到了洞的另一端出口，  
豁然展現在眼前的，是藍天、白  
雲、青浪、沙灘……和洞穴的那  
一頭相比，是否是兩個不同宇宙  
不得而知，但確可謂別有洞天，  
一時間懷疑起這外面的世界和洞  
中的世界，哪個是真實的。

回味著在洞中置身黑暗的經歷，  
在接近光明時前面同伴晃動的身  
影，忽然聯想到柏拉圖的那個著  
名的洞穴之喻。

## 丁丁短詩選

白日夢  
我想試試住在  
畫框裡，  
擺好姿勢，  
成為一幅傑作、

暗 香  
言語 字與字的疊加  
筆劃 字的框架  
經由 心時  
一筆一劃 成就  
有情的回答

紅 葉  
輕輕地  
落  
空中 婀娜  
先  
脈絡 舞動成  
嘴角  
上揚時  
大地在祈禱

手  
張開  
與目光相碰  
紋理 通同指尖的溫柔  
掌心 婆婆  
女媧的初心  
與我的驚異  
合上

一種天意  
夜空  
被繫了個孔  
讓太陽的分身  
也有機會  
亮個相

成夢頭  
風沙 指開遺漏  
能攔住的只是  
剎那間的塵埃  
就隨塵埃的身影  
也隨時光 溜走

紅 葉  
一張 一合  
心的溫度 不斷兼容著  
掌中的年輪

拿起 放下  
手心與心 不斷接連  
雕塑 人生的潮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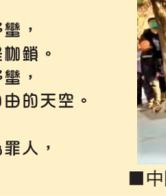
天籟之音  
有一種聲音  
來自天外  
當  
夜的黑暗臨  
卻  
給生命  
留白

回 溯  
我這溯風的一級記憶  
試圖還原它  
經過你時的舞姿

也不是你想像的  
那麼英雄。  
歷史由勝者書寫，  
你唾棄的奸臣，  
也許就是你的原型。

君不見，  
鐵馬金戈踏屍骨，  
千年征戰，  
都在為一家壽命。

崖山之後無華夏，  
舉目四望，  
仍是一地血腥。  
冬天在冷血回升，  
一城復活的兵馬俑。  
少肉飲血的吼罵聲，  
手持弓箭等待出征。  
不忍卒睹：  
叢林的還歸叢林，  
文明的還歸文明。



■中國民眾看了電影《滿江紅》之後，爭相怒打秦檜。

## 走不出的洞穴

梁曉曉

人類從蠻荒到現在，芸  
芸眾生，都是在沿著先知們  
的智慧之光的指引，踩著前人探索的腳印一步步走來的。  
無論歷史有多麼的悠久，愚昧總是如漫漫長夜，令多少  
人苟且而渾噩地代代傳承著，只有那些少數先知們的思想  
燈塔般為人類照亮了前路，他們高高在上而令人永遠無法  
企及。

很多人都聽說過理想國裡那個關於洞穴的故事，可  
是兩千多年過去了，人類至今也還沒有走出這個洞穴，這  
個故事裡的情景仍然在絕大多數人中上演，他們都還是洞  
穴中的囚徒。古往今來，這個洞穴之後對人類思想的啟蒙  
作用，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它蕩滌著靈魂、啟迪著智  
慧，讓愚昧現形。

在《理想國》當中，柏拉圖借老師蘇格拉底之口打  
了一個比喻——洞穴之喻。蘇格拉底說你想像在一個深深  
的洞穴裡，有一群被捆綁的囚徒，他們看不到背後，也看不  
到彼此，只能目視前方，望著洞內的牆壁。他們背後有一  
道矮牆，矮牆後面有一堆篝火在燃燒，牆與火之間，不時  
地有一些人高舉著各種假人和野獸模型經過，因而囚徒們  
唯一能夠看到的東西就是被火光投射到對面牆壁上的各種  
陰影。囚徒們可以彼此交談，卻因為扭了頭，所以看不到  
同伴。他們必定會形成一種共識，那就是對面牆壁上移  
動的陰影都是真實的物體。如果後面那些舉著模型經過  
的人也在交談的話，他們的聲音會引起洞穴牆壁裡的回響，  
很自然地使囚徒們認為是由那些陰影發出來的聲音。直到  
有一天，一個囚徒掙脫了桎梏，他第一次看到了篝火和真  
實的物品，他馬上就會懷疑人生。然後他爬出洞穴，來到  
外面，花了很長時間適應陽光的  
照射，終於看清了外面的世界。他  
回到了洞穴的深處，坐回原來的位  
置，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講給同伴。  
可是，他從明亮的陽光下來到黑暗  
的洞穴，眼睛無法適應黑暗，看什  
麼都很模糊，連陰影的形狀都辨別  
不清。故而同伴們認為他出去一趟  
就變瘋了，視力也被損毀，在胡言  
亂語，看來上邊的世界一定不是個  
好地方，安安穩穩留在原地不動才  
是最好的。所以他們根本不會相信  
他，並且如有可能就會綁架他，甚  
至殺死他。

在這個故事裡，那個看到了光明的人就是先知，洞  
穴裡的同伴們就是民眾，民眾討厭先知。這就會導致一個不  
太樂觀的結果，那就是民眾拒絕真理，一味醉生夢死。歷  
史上真正的蘇格拉底，一個讓柏拉圖深深敬佩的人，就是  
被全民公決判處死刑的。

柏拉圖借洞穴之喻告訴人們：我們看到的世界可能只  
是一個影子，那個洞口之外的情景才是完美無缺的真實世  
界。也就是說，現實事物是對相應理念的投影和模仿。感  
知世界是現象的、變化的、模糊的，而理性觀念世界才  
是本質、永恆且真實的。所謂審美，被審的那個美其實就  
是理念。也就是說，美最接近真理。

瞭望著遠方天地之大美，怔怔地冥想了半天，直到  
友人過來催我，方才轉過身去，恍惚間，覺得自己並不曾  
真的走出這個洞穴，身上彷彿帶著枷鎖，內心裡將信將  
疑。禁不住回首望了望遠處的藍天大海飛鳥，又擔心起自  
己會成為陶潛公筆下的捕魚人，出了那慷慨的隧道之後，  
再回不到眼前這別樣的桃花源了。

梁曉曉

人類從蠻荒到現在，芸  
芸眾生，都是在沿著先知們  
的智慧之光的指引，踩著前人探索的腳印一步步走來的。  
無論歷史有多麼的悠久，愚昧總是如漫漫長夜，令多少  
人苟且而渾噩地代代傳承著，只有那些少數先知們的思想  
燈塔般為人類照亮了前路，他們高高在上而令人永遠無法  
企及。

很多人都聽說過理想國裡那個關於洞穴的故事，可  
是兩千多年過去了，人類至今也還沒有走出這個洞穴，這  
個故事裡的情景仍然在絕大多數人中上演，他們都還是洞  
穴中的囚徒。古往今來，這個洞穴之後對人類思想的啟蒙  
作用，無論怎樣強調都不為過，它蕩滌著靈魂、啟迪著智  
慧，讓愚昧現形。

在《理想國》當中，柏拉圖借老師蘇格拉底之口打  
了一個比喻——洞穴之喻。蘇格拉底說你想像在一個深深  
的洞穴裡，有一群被捆綁的囚徒，他們看不到背後，也看不  
到彼此，只能目視前方，望著洞內的牆壁。他們背後有一  
道矮牆，矮牆後面有一堆篝火在燃燒，牆與火之間，不時  
地有一些人高舉著各種假人和野獸模型經過，因而囚徒們  
唯一能夠看到的東西就是被火光投射到對面牆壁上的各種  
陰影。囚徒們可以彼此交談，卻因為扭了頭，所以看不到  
同伴。他們必定會形成一種共識，那就是對面牆壁上移  
動的陰影都是真實的物體。如果後面那些舉著模型經過  
的人也在交談的話，他們的聲音會引起洞穴牆壁裡的回響，  
很自然地使囚徒們認為是由那些陰影發出來的聲音。直到  
有一天，一個囚徒掙脫了桎梏，他第一次看到了篝火和真  
實的物品，他馬上就會懷疑人生。然後他爬出洞穴，來到  
外面，花了很長時間適應陽光的  
照射，終於看清了外面的世界。他  
回到了洞穴的深處，坐回原來的位  
置，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講給同伴。  
可是，他從明亮的陽光下來到黑暗  
的洞穴，眼睛無法適應黑暗，看什  
麼都很模糊，連陰影的形狀都辨別  
不清。故而同伴們認為他出去一趟  
就變瘋了，視力也被損毀，在胡言  
亂語，看來上邊的世界一定不是個  
好地方，安安穩穩留在原地不動才  
是最好的。所以他們根本不會相信  
他，並且如有可能就會綁架他，甚  
至殺死他。

在這個故事裡，那個看到了光明的人就是先知，洞  
穴裡的同伴們就是民眾，民眾討厭先知。這就會導致一個不  
太樂觀的結果，那就是民眾拒絕真理，一味醉生夢死。歷  
史上真正的蘇格拉底，一個讓柏拉圖深深敬佩的人，就是  
被全民公決判處死刑的。

柏拉圖借洞穴之喻告訴人們：我們看到的世界可能只  
是一個影子，那個洞口之外的情景才是完美無缺的真實世  
界。也就是說，現實事物是對相應理念的投影和模仿。感  
知世界是現象的、變化的、模糊的，而理性觀念世界才  
是本質、永恆且真實的。所謂審美，被審的那個美其實就  
是理念。也就是說，美最接近真理。

瞭望著遠方天地之大美，怔怔地冥想了半天，直到  
友人過來催我，方才轉過身去，恍惚間，覺得自己並不曾  
真的走出這個洞穴，身上彷彿帶著枷鎖，內心裡將信將  
疑。禁不住回首望了望遠處的藍天大海飛鳥，又擔心起自  
己會成為陶潛公筆下的捕魚人，出了那慷慨的隧道之後，  
再回不到眼前這別樣的桃花源了。



■丁丁近照  
心 叩一枝筆  
寫盡 畫詩

風 精靈般地笑  
神秘地 任故事斜躺在  
靈魂深處  
受洗於歲月沉浮

你  
在夢中 緩緩地走來  
時光踏著緣輕柔綉長  
引我遇見盎然

假 如  
假如 有一扇時空門  
打開 就照見你品茗  
假如 天涯被置換成咫尺  
此岸與彼岸只隔一米  
請允許我敬你一杯  
月光茶  
心的分身 為茶霧  
心 為杯